



題言
學而
上

第一

甲集

服部文庫

117

220

1



霜清風冷
兩行淚
征衣
欲何處
寄主
閑情
斷續聲一夜

徵名

題
學
而



題名

孔子生於周末 孔安國尚書序先君孔子生於周
末孔疏穀梁以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
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
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為周末 家語本
性解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
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
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

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

六經傳與記是已 物子曰六經經也十翼左傳中庸傳也公穀記也儀禮小戴記皆有傳與記論語語也孟子子也孝經記也戰國人哀而謂之經猶之墨經也

緒言 莊子漁父篇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裁然耳 禮大傳一輕一重其義然鄭注然如是也按裁謂體裁也

醇真

迨漢代立之學官崇聖人之言也

趙岐孟子題辭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經典釋文序錄曰後漢包咸周氏竝為章句列子學官 聖人之言見李氏篇 封殖 昭公二年左傳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无忘角弓注封厚也殖長也 昭公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后稷封殖天下注后稷脩封疆殖五穀 襄公三十年左傳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 以六經為先王陳迹 莊子天運篇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潛心斯書 揚子法言問神篇敢問潛心于聖曰昔

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違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聞耳。註聞當作聞。

學不師古。尚書說命下。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錢洲先生曰。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自韓愈而下

韓愈著論語筆解

古言。墨子公孟篇。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漢書劉歆傳。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

古義。尚書周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孔傳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史記張湯傳。湯決大獄。欲傳古義。

索隱曰。傳音附。漢晉下。寬傳。寬至雒陽。復從周主。

孫受古義。號周氏傳。蜀志向朗傳。年踰八十。猶手

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授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魏收魏書。大宗紀。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兼資文武焉。

中華聖人之邦。更千有餘歲之久。孟子離婁下。孟

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生後聖。其揆一也。又益心下。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大公望散宜生
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
於今百有餘歲云云史記年表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
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當日奉懿德又皇三十二年
至享保元年丙申通計二千二百六十九年

說說然

楊子法言寡見篇或曰說說者天下皆訟也奚其
存注秘曰今之學者說說然爭訟其道之是非也
何謂若存說說爭聲也

堅白之辯

成玄英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

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亦如墨子墨
守之義公孫龍之弁蓋將合異以為同故曰同異
周敬王十八年綱目集覽所引也焦竑曰按莊
子疏曰公孫龍著堅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
白猶是也堅執是其說而守之也同異者合同眾
人之異論也史荀卿傳頭書

堅白之昧終疏白即公孫龍守白馬論也姓公孫
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
行天下服眾人之口不服眾人之心和本莊子齊
物論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林希逸
口必云堅白注家以為堅石白馬之弁蓋曰堅則
為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為馬言白不必言馬亦

詐

猶黃馬驪牛三也。又眩筮篇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林希逸口義云。知詐以智而相詐也。漸毒相漸染而為毒亂也。頡滑。解垢也。滑相亂也。解垢。隔角也。堅白。解垢異同。皆當時弁者之名。又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行之弁。吾自以為至達也。口義云。公孫龍當時之弁者也。又天下篇以堅白同異之弁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列子仲尼篇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烏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詭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林希逸注。白色也。以色而名曰白。馬形也。以形而名曰馬。諸色為白。則可。謂形為馬。則可。若以白馬為馬。則白色也。馬形也。二物也。安得而一之。故曰白馬非馬。形名離也。荀子脩身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揚倬注。公孫龍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孔叢子公孫龍篇。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

謂

曰不可二
可乎

於

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
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
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
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
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
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
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
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且白馬非
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
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
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
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
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所
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
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
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虽百龍之智。固不能
當前也。子高莫之應。史記荀卿傳。趙亦有公孫
龍為堅白異同之弁。注。晉大康地記云。汝南西平
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
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或弁之曰。白所以
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莊子音義。堅白。司馬云。
謂堅石白馬之弁也。又云。公孫龍有淬劍之法。謂
之堅白。崔同又云。或曰。設矛伐之說。為堅。辨白馬
之名為白。漢書藝文志。公孫龍。卅四篇。注。師。

古曰：即為堅白之弁者。黃氏曰：抄曰：公孫龍戰國時肆無稽之弁曰堅白。石謂目見石之白而不見石堅乎？知之堅而不知其白，是堅與白為二物。孟子有言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其所不知者，蓋闕如也。子路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有故有義

周易上繫辭：知幽明之故，孟子離婁下。

云云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致也。漢書丁寬傳：

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注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又劉歆傳：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注師古曰：故謂旨趣也。又孔安國尚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又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又百篇之義，世莫得聞，又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又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

有所指擿。列子黃帝篇：所撻無傷痛，指擿无痛癢。徵：八佾篇：子曰：夏禮吾能言，杞不足徵也。殷禮

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朱注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又禮記禮運篇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陳注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孔子言我欲觀考夏殷之道故適二國而求之意其先代旧典故家遺俗猶有存者乃皆無可徵驗者。僅於杞得夏時之書於宋得坤乾之易耳。又中庸篇子曰吾說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鄭注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為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三重。三王之禮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疏言為君雖有善行無分明徵驗則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尚書胤征聖謨訓明徵定保。孔傳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隱公十一年左傳鄭息有違言。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杜注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宣輕斷。又成公八年左傳晉趙盾

莊姬為趙嬰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棄
卻為徵杜註樂氏卻氏亦徵其為亂襄公二十
一年左傳臧武仲曰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涵濯其
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注徵驗也疏正
義曰謂使其臣倍有軌則法度可明以為徵驗也
又樂祁慤諸宣子曰盈將為亂其謀如是懼害於
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注證其如此又昭
公八年左傳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
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
怨咎及之定公元年左傳宋徵於鬼杜注取證
鬼神升庵外集三十六經說部曰左傳不徵錄注
徵音證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死後證
而字作證可以定其音矣具于足則吾能徵之
事業周易上系辭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
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太史公謂學者稱述六藝皆折衷於孔子史記孔
子世家太史公曰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
則榮沒則已為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尊之自
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
子矣辨名上衷部折衷於孔子亦取正於孔也謂
以孔子之言為正也
論人墨子所染篇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
理也行理生於染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

於治官^云又呂氏春秋當染篇凡為君非為君而
因榮也非為君而因安也以為行理也行理生於
當染故古之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
其經也又論人篇凡論人通則現其所禮貴則
^云現其所進八現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
者又必以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舅何謂
四隱交友故曰邑里門郭管子法法篇凡論人
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云又凡論人而遠古者
無高士焉^云

論官 禮記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弁然後
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司馬序論官材
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
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論罪 前漢尹翁歸傳緩於小弱急於豪彊彊有

論罪輸掌畜官注師古曰論罪決罪也 宋史真

宗紀論諸州非時災沴不以聞者論罪

漢書藝文志謂弟子論撰孔子之語猶為不失古言

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

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

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注

師古曰纂與撰同 按論字添撰字而為論定之

義故曰不失古言也

其意謂如尚書之尚也 按孔安國尚書序以其上

古之書謂之尚書然則尚書從後加之

國語家語何別齊論魯論何謬 按國語家語論語

之語皆同擊文之體裁耳以國家論字其昏則別以論字為主故曰齊論魯論若不然則不曰語而曰論是為謬矣

訓語為言非古矣 按漢志曰孔子應答弟子時人之語即孔子之言也

大學有乞言合語 禮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鄭注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洒大射燕射之屬也

周官大司樂有樂語 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

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語云 孟子萬章上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君子

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禮記文王世子行一物

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語曰樂正司業父師

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齊策語

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 韓非子卷五飾邪篇

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

請事斯語 顏淵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仁

云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

勿言非礼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謂事斯語矣 仲

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曰不敏請

請事斯語矣

散之四方人為篇而篇无統也 孟子序說程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適必金氏曰分處諸侯之國如子夏居兗子貢居齊澹臺滅明居楚之類孫氏曰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路仕魯季路仕衛子貢仕魏其餘亦咸仕於諸國

程子曰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唯二子以子稱 論語序說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各獨二子以子稱

何迺遺閔冉 雍也篇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

栗云先進篇閔子侍側閔閔如也云 子思作中庸字其禮記中庸篇仲尼曰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 又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大氏其族有為丈夫者則子婦

古本 下毛足利學所藏皇侃論語義疏

晏父名咸故於包咸獨去其名 集解於諸儒具其

姓名包咸獨稱包氏曰

至於孔穎達正必迺始盡去其名 按孔穎達當作

邢昺何序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邢疏云集

此諸家所說善者而存之云无勦說故各記其姓

名註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註但記其姓而此連

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

由是觀之邢昺以前者名已久邢不見古本故為此說也

朱子不睹古本妄謂不名先儒禮於是乎尹焞游酢謝良佐屬悉氏而不名又從而為之階級子程張而氏諸儒

大全諸書奉以為金科玉條 楊子雲劇奉義新懿律嘉量金科玉條 李善注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

君前臣名其於父与師亦爾 禮記曲礼上父前子

名君前臣名成公十六年左傳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云陷於淖欒昏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

大任焉得專之杜注在君前故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 公冶長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其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亦也如何將由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又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先進篇子貢問師与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与子曰過猶不及

謬誤可稽

按何晏異端解類以其世考之

不知而作者述而篇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
无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大雅采桑嗟尔朋友予豈不知而作

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論語古二十一篇注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荀
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
政又齊二十二篇注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
道皆篇名也又魯二十篇

以知命君子終始堯曰篇子曰不知命无以為君

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堯曰

篇末章大全小注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

君子乎

終云無以

為君子也

此深有意

蓋學者所

以學為君子

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

鄉黨終上論堯曰終下論

蓋上論成於琴張而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称

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憲問篇憲問恥

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矢口揚子法言五百篇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

成昏

涉筆宋李昭記永興提刑謝到任啓委轡下車勤

吏民之趨走據按涉筆擁文墨之紛紜佩文

有問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為牝樽青黃而文

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

真其於失性一也

忽忘 史記灌夫傳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

詩有序 卜子夏作詩序

曾點之舞雩 先進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樊遲則否 顏淵篇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及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

邦君之妻曰小君 季氏篇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般倖 禮記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注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旗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當其技 孟子子離婁上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負朱注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楚辭抽思篇巧倖不斷兮孰察其撥正王注倖僥巧工也斲斫也察知也撥治也言倖不以斤斧斲

所則曲木不治誰知其巧者乎云云補云倕音垂
書曰垂汝共工莊子曰工倕旋而蓋規矩指与物
化不以心稽故靈臺一而不桎郭注雖二倕之巧
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疏旋規也規圓稽留
也倕是堯時工人稟性極巧盖用規矩乎隨物化
因物旋巧不稽留也

其意謂欲學孔子宜无若論語聖人之言行是

朱子語類語孟綱領部三十條人有言理會得論
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子細看

如此盖論語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

徹如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

孔子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透徹無一不盡如從
孟子肚裏穿過語真能窮究透了豈不是孟子

又四十五條先生問論語如何看淳曰見得聖人

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之妄學者之用工尤

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曰大綱也是

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

以史記世家補之朱子序說史記世家曰孔子名

丘字仲尼云云大全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

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

舜耕歷山陶河濱而化之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歷

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

河濱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韓非子云歷山之

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而畝畝正河濱之漁者

爭抵舜往漁為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
舜往陶為期年而器牢

苟有其德則舉而措諸事業已見

莊周內聖外王之說 莊子天下篇判天地之美折
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以自為方悲夫
道者率性自然而人皆有之故聖人不假學是宋儒
以後之共也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注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
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云云蓋人知已
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
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
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
孰謂仁齋先生殊於宋儒也 論語古義總論八條
維植按論語一書萬世道學之規矩準則也
九條曰夫子以前雖教法略備然學問未開道德
未明直至夫子然後道從學問初發揮得盡矣使
萬世學者知專由仁義而行而種心鬼神之
說皆以義理斷之不與道德相混故謂學問自夫
子始斬新開闢可也孟子引宰我子貢有若三子
之語曰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孔子也蓋諸子嘗得親炙夫子而知其實度越
乎羣聖人而後措詞如此愚斷以論語為最上至

極宇宙第一書為此故而漢唐以來人皆知六經之為尊而不知論語之最尊而高出於六經之上

雷澤 已見舜耕歷山下考

百揆 尚書舜典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五十而知天命 為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微子章十命為大夫五十而爵以行先王之道於其國學之效至是而極矣然五十始衰故自此之後不可復有所營為故五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孔子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也

以好學自稱

公冶長篇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其恒言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述而篇子曰默而

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又子曰若

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

云爾已矣 孟子公孫丑上昔者子貢問於孔子

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

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

智夫子既聖矣

子為男子美稱

左傳閔公二年經冬齊高子來盟

杜註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漢董仲舒傳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注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又賈誼傳問於子服余去何之注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又子大夫自有過耳註亦引服虔說子者男子美號史記曰敬仲世家吾臣有檀子者註索隱曰子男子之美稱大夫皆稱子

亦為大夫之稱詩陳風宛丘篇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毛傳子大夫也孔疏大夫稱子是其常稱敬傳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幾子者稱所尊敬之辭

古

者天子世嗣諸侯世嗣大夫不世爵士不世官禮記王制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

以巧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錄孟子萬章上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云云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告子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者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云云禮記禮運今天道既隱天下為家鄭註傳位於子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云云禹湯

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

四十而仕為士五十而爵為大夫七十致仕。禮記曲禮上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

考指使七十曰老而傳云云又大夫七十而致事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又內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不德為不肖為不肖其父也尚書堯典曰明明揚側陋孔傳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釋文肖音笑

說文曰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禮記雜記上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註肖似也

不似言不如人漢書刑法志夫人肖天地之貌註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

肖義同應說是也故庸姜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

學成德而爵為大夫亦為肖其父也禮記雜記上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鄭註仕至大夫賢著而

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孔疏正義曰言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者以經

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所以然者以其父在仕官身至大夫賢行既著道德又成故其適子雖

未仕官得服大夫之服也

克子周易蒙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克子周易蒙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春秋公魯侯

隱公元年公羊傳三月公及邾婁儀

父盟于昧註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
公者五等之爵最尊三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
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

內辭桓公十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傳公
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

學農圃子路篇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

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學射御禮記內則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

計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

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

冠始學禮云云

樂

謂其在我者

按謂禮樂得於身也

錯簡

教而育之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君子有三樂云云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文王之詩而孔子廼

足當之矣

詩大雅文王有聲鎬京辟靡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燕哉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失國以德

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

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

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佛鬱

前漢鄒陽傳太后佛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

曰怫爵蘊積也怫音佛 魏樂府苦寒行我心何怫鬱

盖愠鬱一音之轉 康熙字典又集韻紆勿反音鬱 心所鬱積也或作寃省作寃史記倉公傳寃篤不發

不必訓怒 何晏集解愠怒也

莫所 陳孔璋為索綯檄豫州又方幾之內簡練之

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

唯命不同 詩召南小星篇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

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教學以為事 禮記學記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

後能有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書說命曰學學

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

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註春夏

陽也詩樂者聲之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

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

肄業 左傳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

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賁使行人私為對曰

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註肄習也疏正義曰臣以為

工人自習詩業以及此篇非謂歌之以為己也

王肅云以時誦習之 何晏集解王肅曰時者學者

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

傳曰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 禮記文 世子凡

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戊秋冬學羽籥皆
於東序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
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鄭註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
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
學者優游於其中久占之化禮記學記大學之義
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云故君子之於
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
師樂其友而信其道詩小雅采芣篇優哉游哉
亦是戾矣又大雅卷阿篇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時雨之化孟子盡心上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
五有如此時雨化之者有成從者云云
半其此之謂乎
先王之道敬天為本辨道二十一章辨名天首則
可從觀

敬天尚書皋陶謨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
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
我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罔
遠于上下敬哉有土又益稷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又仲虺之誥欽哉天道永保天命孔安國傳王者
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又太甲上曰先王顧
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又太甲下伊尹申

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
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
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
惟厥與惟明明為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今王嗣有命緒尚監茲哉又咸有一德曰嗚呼天
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惟
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又召誥曰嗚呼皇天上帝其
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彊惟休亦無
彊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又曰天亦哀于四方
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又曰王其所不可
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惟不
敬其德乃早墜厥命又曰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
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
天永命又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命不若有夏歷年
武初替有殷歷十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大雅文王篇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
維新有周不顯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
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候于周服侯于周
天命靡常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又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
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宜昭義問有虞
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又大雅大明肅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
易惟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又曰維此文王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
又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板篇敬天之怒
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天曰旦及爾游衍又周頌我將篇伊嘏文王既右
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又敬之篇敬
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

中庸曰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記中

庸篇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
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
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易文言曰不見是而無悶龍德而隱者也 易文言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易乎世不成乎名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
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舜泰伯足以當之 史記五帝記自從窮蟬以至帝

舜皆微為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
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
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又及後母与弟日以篤謹

匪有懈 吳太伯世家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
太王之子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承昌於
是太伯仲雍二人及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以避季歷

故曰發憤忘食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述而篇葉
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
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尔

又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見上其恒言曰學而不
厭云云下考

優遊以卒歲 詩小雅采芣篇優哉遊哉亦是戾矣

孔子家語初見篇桓子既受女樂云孔子自是吾歌

以死焉 則歸人 則以卒歲 則以卒歲 則以卒歲 則以卒歲

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累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

死亡若何詩曰優哉遊哉聊以卒歲知也疏正義

曰此小雅采芣之篇案彼詩云優哉遊哉亦是戾

矣与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

富貴於我如浮雲 述而篇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

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

雲

朱子以效訓學是字學家釋名之說謂聲音之道展

轉相因效轉為學 學而篇子曰學而時習之章朱

註學之為言效人性皆善而學有先後後學者必

效先孝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劉熙

教名教倣也下所法倣也 康熙字典效字注廣

韻故教反集韻後教反玉篇法效也廣韻學也

韻會小補效韻教字注居效反說文上所施下所

效也 又倣字注後教反說文本作效今文作效

廣韻學也增韻倣也 又學韻學字注轄學切說

文學悟也字本作學今音效學校字但作學不效

韻後教切音效教也又居效切見教字下

坐誤說中庸孟子安求為聖人故耳 中庸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章朱注人物之性

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

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然則其

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謂道

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

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

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

之所固有者裁之也 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為

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性

堯舜章朱注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

至善未嘗有惡人与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

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尔

故孟子与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称堯舜以實之

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

用力也。又離婁下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朱注矚古覓反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又告子下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材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能也堯舜之道是弟而已矣朱註陳氏曰孝弟者仁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其性而已豈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雍也篇哀公問弟子孰好學章註程子曰學至聖人之道也先王四術見上學正崇四術下考辟如化工生花易上繫辭大全程子曰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自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立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

制行 禮記表記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
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剪綵之花 事問類聚前集天時部隋煬帝築西苑

宮木秋冬彫落乃剪綵為花葉綴於條常若陽春

里婦郊鬻西施 莊子天運篇西施病心而曠其里

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

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

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

一旦豁然貫通之說 大學章句傳五章間嘗竊歎

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

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

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

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

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

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

謂知之至也

故曰默而識之何有於我哉 述而篇子曰默而識

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宋儒主理貴知欲先明其理而後踐之故有其格物

之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云云 格物及一

旦豁然之說畧見上 大學或問又有問進脩之

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

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

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續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又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物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

大牢 尚書召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親邑牛一羊一豕一孔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 戰國策齊宣王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云云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謹失牢豕

孟子為太牢 老子二章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孟子先覺後覺訓正微諸本文可見已 孟子萬章
上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云云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云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又見萬章下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杜註覺較然正直

論語先覺謂覺人之詐偽耳憲問篇子曰不逆詐

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微曰抑亦先覺者

是賢乎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古

人之解不失於辭者如是

人性本善亦原於孟子按本諸本皆蓋先生所

見本作本孟子已見上坐誤讀中庸孟子下考

黼云孟子集註多言性本善恐是物子所挾

別抄之又近思錄卷一程伊川曰人性本善有不

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

之不移又見陽貨篇上知與下愚不移註

宋儒氣質

陽貨篇子曰性相近也章朱注此所謂

惡之不同真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

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

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

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孟子告子上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章朱注程子

甲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

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

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

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

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

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

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

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

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无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

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真張

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

事理考之程子為善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
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元省察矯揉之
印學者所當深玩也大朱子曰論天地之性則
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
天地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之一本也氣質
之性則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并道十
四章考可併考
宋儒性如佛氏性相之性法華經如是性如是相
而可別名為相性以據內自分不改名為性傳
燈錄性相如七常住不遷名曰道德
遂加一本字而有復初之說有先後後覺者必覺
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大學章句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注明
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
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

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設學者當因其發
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并名性情才第三則可併
考

又曰性即理也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曰告子曰性
即理也中庸章句天命之謂性章朱注性即理
也

仁齋以稽古補偏為學問之功述而篇子曰述而
不作不自用也信而好古必考古也夫子之德賢
於堯舜何所不能作然每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皆
以為古使述而不敢有所創作者何哉蓋聖人之所
自我作古而好事必稽古況往聖典則布在方策
述之而有餘信之而可法何以創於為夫子之言
蓋慎其意造作也論曰宋儒每以發前聖之所未
發為功殊不知聖人之言徹上徹下无所不備无

孟子性善養氣有所未發而必待後人之發之邪若
言者也先儒以為發前聖之所未發而本述夫子之
其說附于孟子之後持敬主靜等說種口繼作而
其論道必曰虛靈不昧必曰中漠无朕必曰明鏡
止水必曰體用一源顯微无間其言皆出於佛老
之緒餘而至於吾孔孟之書則本无此語亦无此
理謂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乎其是非得失不
待辨而明矣

特操

莊子有物論周兩問景曰葉子行今子止曩

聲色之悅耳目

芻豢之悅口理義之悅心孟子告

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烏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
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无所同然乎心
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人心之猶芻豢之
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王聞之大悅

孟子離婁上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

舜為然

又尽心上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

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使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
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
說秦策蘇秦始將連橫章趙王大悅

怫然不悅

孟子公孫丑上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

也曰然則吾子與管子孰賢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
何曾比子於管子云云孰賢曾西曰然不悅曰爾

人皆悅服

尚晉武成篇大賁于四海而萬性悅服礼

樂主癸散在外

云其謬昉於皇侃疏學記曰

孤陋而寡聞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今由我師德高教有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今由我師德高教有

明從遠方而來與我同門共相講說故可為樂也
所以云遠方者明師德洽被遠必集也
自可為欣遠至彌復可樂故云亦也然朋疎而友
親朋至既樂友至故忘言但來必光同門故拳朋
耳悅之與樂俱是懽欣在心常等而貌跡有殊悅
則心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講習
在我自得於懷抱故心貌俱多今朋友講說義味
相交德音往復形影在外故心貌俱多曰樂也故
江熙云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善則里之外
忘之遠人且至况其近者乎道同齊味歡然適願
所以樂也

南風解愠 禮記樂記篇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
解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
之熏兮可以解告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

莫我知 憲問篇子曰莫我知也 尤人下學而上
達知我者其天乎

教育英才 見上教而育之考

朱子以講道授徒為大小大事

云朱注程子曰雖

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
不知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
錄卷一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事而
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微上徹下不過如此
驚湖之爭 陳建學部通弁前編中已未淳熙二年
伯恭約陸子及兄子壽會朱子于鵝湖論學不合
各賦一詩時見忘云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
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子壽名九齡詳見
并道首章考

學優則仕以行其道

子張篇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子路曰不仕無義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微子

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養老之禮所以教弟也

禮記

祭義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

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又見樂記

勃勃乎

揚子法言淵騫篇勃勃乎其不可及乎

愛之理通其理氣之悅

性理大全理氣總論程子曰有形總是有氣理也者形而上

道朱子曰天地之間有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又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

五常出周書不知其解

周書泰誓今商王受狎侮

仁義禮智出孟子謂根於性孟子盡心上君子所

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謂之性者自漢儒始配之五行者亦自漢儒始
通情性部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
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五
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氣
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
詩大雅烝民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鄭箋云天之生眾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
仁義禮智信也云云禮記禮運故其性有物象謂五行
陰陽之友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鄭注言人魚
此氣性純也孔疏五行之秀氣也者秀謂秀異言
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是五行之
秀氣也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
道之謂教鄭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
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信土神則知是謂性
居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不五常仁也次惑
曰南方夏禮星曰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辰星曰

北方冬水知禮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又董仲
舒傳夫仁誼禮知信五常長道王者所當修飾也
漢儒之性迺宋儒之氣質
質也情者人之欲也云云又天令之謂命命非聖
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
情非制度不節云云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鄭注
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云云孝經說曰性者生之
質命人所稟受度也

理氣之說自茂叔始性理字義發明濂溪太極圖
有是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終有天地萬物
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終有天地萬物之氣則
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云云
性理也見前章徵又曰性即理也

仁齋先生又以本為本根而言可由孝悌以成仁

德也古義本猶根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

於仁之本既立則其道生生不已也孝弟者其至

而足以保四海也尚昏仲虺之詰篇王懋昭大

制以制心義以制事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

要領漢晉張騫使騫從月氏至大宛竟不能得月

淵源所委後禮記學記篇三王之祭川也皆先何而

源泉所來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文

選班固典引斟酌道德之淵源

詩書義之府也禮公二十七年左傳詩書義之府

禮皆有其義射禮燕禮大射聘禮觀禮喪服

春秋之義孔子竊取之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王者

春秋作云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昭公十

有二年公羊傳伯子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

乃不知之矣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

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易唯時之義周易豫卦象云豫剛應而志行順以

服豫之時義大矣哉又隨卦象云隨剛來而下

柔動而說隨大享貞元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

大矣哉又頤卦象云頤貞吉養正則吉也云天

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習坎卦象云習坎重險也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險之時用大矣哉遯卦象云遯亨遯而亨也剛

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又睽卦象云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云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又蹇卦象云蹇難也險在前也云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又蹇之時用大矣哉又解卦象云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又姤卦象云遇也柔遇剛也云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草卦象云草水火相息云湯氏草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草之時大矣哉又旅卦象云旅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賢者能識其大者
仲尼為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
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仁難言
顏淵篇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

君之得无

子張問仁子曰行五者於天下陽貨篇子張問仁
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
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
以使人人

顏淵問仁子曰天下歸仁
克己復禮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
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林放問禮之本

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

寧戚

天下之本國也孟子離婁上孟子曰人有恒言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禮記大學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後世體用之說興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

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

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

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用無不明矣此謂物

格此謂知之至也下章有子曰敬而用則以和為貴章

朱子曰凡此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章

貴云云為政篇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章朱注

凡詩之言軍容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云其用歸使

人得其精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

事而發求其直德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

云云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

云云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云云又曰子曰

德之士體元不具故用无不周云云性理字義心部

諸心有休用章外王之王之說已見題言考

莊周內聖外王之說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巧言亂德衛靈公篇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

巧言如簧詩小雅巧言篇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書曰巧言令色孔尚書皋陶謨禹曰呼咸若時

情

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與何

還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丘司馬遷作史記改作巧言善色佞人史記夏本紀

是惟帝其難之云云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公治長篇或曰雍也仁而不

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共天職

孟子萬章下晉平公之於我魯也云云弗與

學而成德曰君子

禮記文王世子君子曰德德成

治君之謂也

周易下惠譯君子以成德為行曰

君子畏天

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

仁以為己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可以不弘毅任

志於仁見上

然以內外言之其禍昉於孟子好弁而極於宋儒

孟子公孫丑上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云云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

則餒矣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又告子

也云云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

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又孟子季子問公

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云云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

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

為尸則誰敬彼將曰頃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
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
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
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亦其心學之說

性理大全心部有宋儒諸說亦其迷悟之說

孟子有本心之文

孟子告子上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古書多曰不仁未仁耳

八伯篇子曰人而不仁如樂何

里仁篇子曰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其身云云

憲問篇子曰

君若而仁者有矣夫

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云云又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

其或曰無仁者以國与世言之無

之謂也

董仲舒傳王問仲舒曰與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

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

對曰臣愚不定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

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

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庫繇此言之粵本無一

又或有以巧言令色脅肩諂笑之徒者

大省問

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辭，所以增也。然則其
不同夫子所謂巧言，能仁推原而察巧，令之病所
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皆以言能人，曾
肩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為也。曰有所為，定
說甚善。孟子滕文公下曾子曰：『曾諂笑病于夏畦。』
子路曰：『未同。』言現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是豈帝之所畏乎？見上巧言，令色，孔子考。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荀子三作參而無二者之目。

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參省乎己，則知

或曰參而察之。

其說本於程子嘗邢七

伊洛淵源錄卷十四邢恕字和叔其行誼詳具國史及邵

伯溫弁誣等書云云上蔡語錄云邢七自言一日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

效顰

已見上子曰學而時習章里婦效顰而施秀

若合符節

孟子離婁下得忠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宋儒心學務深見前章考

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

高必自卑

君子依中庸

禮記中庸君子依乎中庸雖世不見

中庸者孝弟忠信之謂也

中庸者謂德之不甚高而易行者也

弟忠信之類也

依於仁

述而篇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曾子守約

孟子公孫丑上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如戴記曾子問則謂之何

按大戴禮有曾子立事

子大孝曾子事父母

曾子制言曾子疾病曾子

仁者駁之為當

古義此曾子於此三者常無忘

其省其身則古人所以修身者專以愛人為不故

其所自省者亦在為人而非如後世之學以終外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章

古曰導之以德

為政篇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有耻且格淮南子兵畧訓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

道如道宋衛之間之道

西周策嚴氏為賊而陽賢

請道於兩周之間以臨韓魏

周君患之齊秦恐楚之敗

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

謂魏王曰云云道涂宋衛為制

苦供億

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曰天禍許國鬼神

是一二父兄不雅共億社注共給億安也

千金之子

史記越世家朱公曰殺人之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又貨殖

使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又貨殖曰

可謂不解事子雲已

文選楊脩答臨淄侯牋脩曰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會悔

其少作云云

王畿

周禮戕方氏方千里曰王畿

尾大之患

左傳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云王問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云末大

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毛詩

周頌斤斤其明使斤有明察也

敬天

毛詩太雅板篇敬天之怒无敢驅豫敬天之

敬天渝无敢馳驅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且

使王者如此工車則敬天安命之道

敬鬼神論語雍也篇樊遲問知子曰曰務民之義敬

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為禮表記子曰夏道尊神而遠之

朱子創敬工夫

論語顏淵篇仲弓問仁章朱注敬

曰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章

蓋取諸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文言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何謂也子曰龍從而在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在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二曰見未免為鄉人矣孟子離婁下章孟子曰居所以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是免為鄉人也云云

仁齋先生解弟子入則孝曰此言學問慎其初也

古義此言學問當慎其初也孝弟者人倫之本謹信者力行之要汎愛親仁者成能之基餘力學則學自正德自修而終身之業得矣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為政篇子夏問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注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

